

# 函可流放詩中的鳥獸

●作者：嚴志雄

作者簡介：嚴志雄（Lawrence Yim），香港中文大學碩士、美國耶魯大學博士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。專研明清文學，著有 *The Poet-historian Qian Qianyi* (2009)、《錢謙益〈病榻消寒雜詠〉論釋》(2012)、《秋柳的世界——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》(2013)，發表研究錢謙益、屈大均、函可、東北流放詩人等中英文論文多篇，並編有《千山詩集》(2008)、《明清詩文研究（第1輯）》(2011)等。

……師拈錘豎拂之餘，目有觸境，有所會，輒不自禁，或纍纍千言，或寥寥數語，日積成帙。□□先生前而諫曰：「師胡為乎來禍根？慎不速鋤，乃復滋其苗耶。」師唯唯。大僧復厲色而呵曰：「吾儕自有本業，貝葉之弗翻，木櫨之弗數，而安事此毛筆為！」師唯唯。〔今〕羞伺間而進曰：「大僧下矣，先生之言或有當歟？」師微哂，從容而語曰：「而不見夫黑毛而長耳者乎？雖霜雪在背，鞭策在後，而猶不禁振鬣而鳴也。剩人之為詩，亦若是而已矣！」

《千山詩集》，頁4

上引一段文字，是函可（1612～1660）弟子、書記今羞於函可詩集〈自序〉後所附記的函可軼事。

不知道函可說的那頭「黑毛而長耳」的毛驢是虛寫還是實寫。如果□□先生和大僧來訪時，那頭毛驢也在，那對函可有利。□□先生規勸函可的，未嘗沒有道理，但過去的那段經歷太沉重、痛苦，函可可能不想記起。這時，他可以轉移注意力，看那毛驢。而大僧呵斥函可的，實在無聊，函可大概聽不進去，也不想聽。這時，不耐煩的函可以偷看那毛驢，和牠暗暗交換個眼神，自娛一下。無論如何，在函可對□□先生和大僧唯唯諾諾之際，如果驢在，他是真會看牠的，因為函可對鳥獸草木充滿好奇、興趣、愛心。這其實才是我想說的重點。函可的性情、經歷很豐富，《千山詩集》的內容也多彩多姿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研究。但也許作為「遺民詩僧」的函可這一身份、經歷最具政治、歷史、時代意義，過往的研究多聚焦於函可其人其事，以

及函可詩作中的忠義思想。這種種固然重要，但對函可詩歌的其他面向略而不談，也未嘗不是一種偏廢、遺憾。故而本文擬另闢蹊徑，探討函可流放瀋陽期間所寫的「鳥獸詩」。這類詩作在《千山詩集》中數量不少，佳作迭出，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。但我寫這篇小文，原因是更個人的，因為我實在愛讀函可的這些詩，百看不厭。函可的鳥獸詩可說是函可「苦樂交集」的情感、思想的自然流露，時而淒楚抑鬱，時而透脫、幽默。通過這些詩作，我們也會知道，函可對動物禽鳥充滿愛心、興趣。因為這一點，我就更喜歡、敬仰函可了。

## 雀、鹿

那些跌宕在悠悠、斑駁歲月中的樂府古辭，劫餘之人掇拾起來，就又彷彿訴說著切膚的痛、深深的哀。函可〈雀飛多〉云：

雀飛多，觸網羅，可奈何。  
回頭語飛鳥，汝母翼折待汝哺。  
饑不及朝，朝不及暮。  
風中之燭枝上露，莫取盈倉填汝喙。

《千山詩集》，卷2，頁67

唐張籍新樂府〈雀飛多〉是其藍本：

雀飛多，觸網羅，網羅高樹顛。  
汝飛蓬蒿下，勿復投身網羅間。  
粟積倉，禾在田。巢之雛，望其母來還。